

通志經解





春秋或問卷第六

桓公

正月己卯烝

八年

或問書烝之義何也曰胡氏曰案周書大司馬烝以
中冬今魯烝以春正月其不同何也周書有周月以
紀改而其言曰夏數得天百王所同其在商周革命
改正示不相沿至於敬授民時巡守烝享猶用夏焉
然則司馬仲冬敎大閱獻禽以享烝所謂用夏而魯
之烝祭在春正月見春秋用周正紀魯事也而穀梁
乃曰烝冬事也春興之志不時也是以閉蟄而烝爲
是與周制異矣春秋非以不時志也爲再烝見黷書



也

冬十月雨雪

或問十月雨雪常事也何以書或曰此春秋以周正紀事之一證也

祭公來遂逆王后于紀紀季姜歸于京師或問祭公來遂逆王后于紀而先書來何也曰此與祭伯來一例爾蓋私來也王臣無外交祭公來非禮也其逆王后于紀何也紀之於魯蓋婚姻之國也紀齊難於魯而王娶后於紀則魯實爲之謀也天子之娶女於諸侯也使同姓之諸侯爲之主太上無敵

也故紀季姜之歸于京師魯實主之魯急於固紀是以因祭公之來而使請於王以逆后爾當祭公之來王固未有成命使之逆后逆后之會其殆出於祭公來魯之後乎因祭公之來魯而遂逆王后于紀非端本之道也然春秋書逆王后者二桓八年及襄十五年劉夏逆王后于齊是也然惟紀季姜書歸於京師而劉夏之逆后不書歸則祭公之逆以魯爲之主而書之也劉夏之逆以其過魯而書之也魯爲之主故書歸不爲之主則亦不書歸矣劉敞以爲劉夏之逆后則士也祭公之逆后則公也使公則已尊使士則

已卑卿逆之公監之乃合於禮其理或然或以遂爲專行之辭然以理度之必無此事豈有逆王命而不由天子之命乎亦必不然矣春秋書遂皆繼事之辭非必皆專行也僖四年侵蔡遂伐楚是蓋先侵蔡而遂伐楚也僖三十年書如京遂如晉蓋先如京而後如晉也此年祭公來遂逆王后于紀蓋先來魯而後遂逆王后于紀也但其始來之初不爲逆后而來而卒以逆后歸耳故夫遂者繼事之辭也

公會衛侯于桃丘弗遇

或問公與衛侯約會于桃丘而弗遇何也曰齊鄭之

如紀將以圖紀也而紀會公于成又朝于我納后十周又以魯爲主皆將以固紀也齊鄭急於圖紀故不得不急於謀魯伐鄭之役衛實從王則鄭與衛有隙矣故魯桓因而會之將以爲援也然蒲之胥命則齊與衛亦旣修舊好矣衛始以鄭之怨而約與魯會終以齊之故背魯而弗來蓋公之所以弗遇者齊與鄭實軋之也是以有郎之戰爾書曰弗遇罪不在魯也

來戰于郎

或問桓公弑逆之人天下之大惡也齊衛鄭之來伐未爲無辭而春秋以來戰爲文何也曰桓弑逆之人

天下之大惡也鄭伯則首盟于越以定其位齊侯則繼會于稷以濟其姦則既與之爲好矣今之來戰非有名義之可仗不過以私怨小忿親帥其師而來戰於魯之近邑舉兵深入而實未有辭也書曰來戰于郎罪不在魯也

齊衛鄭盟于惡曹

或問此郎之諸侯也曷爲稱人曰春秋書法凡一役而再見者人之隱十年公會齊侯鄭伯于中丘夏暈帥師會齊人鄭人伐宋此其例也三國旣以不道興師而爲郎之戰又結怨固黨以爲惡曹之盟使鄭莊

不死則三國之黨不分而魯之兵禍未有已也書郎之戰而繼以惡曹之盟三國之惡稔矣抑是盟也又豈特以抗魯而已哉齊鄭自石門之盟而有志於伯齊衛自蒲之胥命而有意於伯今也三國合而爲惡曹之盟不特以抗魯也亦將以抗王也鄭旣有敗王師之罪矣而其後齊亦滅后之母家衛亦抗于突而自立其無王甚矣自有參盟莫甚於惡曹春秋惡之宋人執祭仲突歸于鄭鄭忽出奔衛

或問祭仲之事公羊以爲知權何也曰甚哉公羊之謬也愚嘗撫其言而論之公羊之言曰宋人執祭仲

謂之曰爲我出忽而立突祭仲不從其言則君必死國必亡從其言則君可以生易死國可以存易亡少遼緩之則突可故出而忽可故反是不可得則病然後有鄭國古之有權者祭仲之權是也權者何權者反於經然後有善者也權之所設舍死亡無所設行權有道自貶損以行權不害人以行權殺人以自生亡人以自存君子不爲也愚請反之曰祭仲不從其言則身必死國必不亡祭仲死則鄭怒於宋民知有義宋必不能逞志於我從其言則身可以生易死君必出國必亂少遼緩之然後出突而反忽是逐二君

也古人有權者不如是也權者何權者合於經然後有善者也權之所設舍正理無所設行權有道必度義以行權不肯經以行權殺人以自生亡人以自存君子不爲也何者若祭仲知權者宜致死勿聽使宋人知雖殺祭仲猶不得鄭國乃可矣且祭仲謂宋誠能以力殺鄭忽以滅鄭國乎則必不待執祭仲而劫之矣如力不能而誇大爲言何故聽之且祭仲死焉足矣若不能是莫若強許焉還至其國而背之執突而殺之可矣何故黜正而立不正以爲行權亂臣賊子孰不爲此乎故曰甚哉公羊之謬也突不係以鄭

何也曰小白係以齊明當有齊也子糾不係以齊不當有齊也忽係以鄭明當有鄭也突不係以鄭則其不當有鄭也可知矣曰君在喪未踰年稱子忽立三月矣何以不稱子而稱名曰此爭國之辭也曹羈雖立而未成君也鄭忽雖立亦未成君也未成君者蓋其國人亦未之君也未之君則其與突何異焉忽之名與突無異而係忽於鄭則有異矣至於復歸於鄭則稱世子何也曰此正其爲世子也正其爲世子則突之不當立明矣

柔會盟于折

或問柔何以名曰祿去公室政在大夫其始於柔會宋陳蔡之盟乎先儒皆以爲貶而稱名然謂之貶而稱名例也公子結何以不貶夫以大夫與諸侯盟此不待貶絕而自見者也而何必求之過哉故嘗謂曰大夫帥師自無駭始內大夫與諸侯盟自柔始自其有無駭之帥師也然後有翬有慶父有公子友公孫茲公孫敖公子遂公孫歸父之帥師甚則季孫行父臧孫許叔孫僑如公孫嬰齊四卿並帥師矣自其有柔之盟也然後有公子結公孫敖季孫行父公子遂臧孫許仲孫蔑仲孫釅仲孫何忌之及諸侯盟甚則

叔孫州仇仲孫何忌二卿及邾子盟于句繹矣然則折之盟何也曰鄭連齊衛與魯爲讎陳蔡從王與鄭爲讎久矣今鄭莊已死而宋有立突之功折之盟其殆欲倚宋以平魯鄭陳蔡而將以定突之位乎魯桓以爲鄭突猶已匹也是以汲汲而爲此耳蔡叔何以稱字曰諸侯之母弟稱字者非大夫也此年蔡叔十五年許叔十七年蔡季莊四年紀季是也其稱名者大夫也

會于夫鍾于闕于穀丘于虛于龜于武父或問公與宋公四會一盟春秋列書而不置何也曰亦可以見春秋之會盟無一足恃者矣突以弟篡兄倚宋之力而得國而突之賂於宋者未滿其欲也是以責賂於鄭公於是四會一盟以求之而宋終不與之平也然則宋之猜貳無厭可知而魯之強聒不捨亦已甚矣始也爲人謀事而欲解其讎終也怒其辭平而復黨其惡魯之罪可知矣受人之惠而忘其德忿其小怨而至於用兵鄭之罪可知矣執人之權臣而使之出其君納篡弒之人而多責其賂宋之罪亦可知矣皆罪也而魯尤甚且不謀人之事則已五反而不合至於結黨而交兵謀人之事者固如是乎或

曰突篡君也武父之盟書曰鄭伯何也曰諸侯雖以篡得國苟其大臣君之其國人君之諸侯亦與之會盟以爲彼國之君也聖人亦從而君之從其實也武父之鄭伯是也苟其雖正適而未成君也其大臣不之君其國人不之君列國之諸侯亦未以爲彼國之君也聖人亦從而名之從其實也曹羈鄭忽是也聖人何加損焉

及鄭師伐宋戰于宋

或問戰而書及何也曰戰而書及皆公也此年戰于宋十七年及齊師戰于奚莊九年及齊師戰于乾時

皆公也胡氏曰旣書伐宋又書戰于宋者責賂於鄭而無厭屢盟於魯而無信者宋也二國聲其罪以致討故書曰伐夫宋人之罪則固可伐矣然取其賂以立督者魯桓也資其力以篡國者鄭突也無諸已然後可以非諸人用賢治不肖不以亂易亂也故又書曰戰于宋來戰者罪在彼戰于郎是也往戰者罪在內戰于宋是也

公會紀侯戰齊宋衛燕師敗績

或問此一役宜可以固紀矣而紀不免於亡何也曰此所以速紀之亡也向也齊鄭如紀將以襲紀也紀

倚魯以爲重一會于成再來朝三納后於王皆將以固紀也齊衛鄭來戰于郎矣又盟于惡曹皆將以抗魯也今者魯宋有隙齊又挾宋衛燕以圖紀魯鄭援紀而與戰而四國敗績焉紀之亡形成矣夫以垂亡之國而獲勝捷之功此可喜也以大國之勢而蓄必報之憾甚可懼也公之所以爲紀謀者旣無以爲固紀之道而徒挾鄭以與人戰幸而勝齊彼將謂可以固紀矣而不知所以速紀之亡者在是役也迨夫紀懼亡之不給復爲黃之盟求以安紀亦晚矣胡氏曰齊爲無道恃強陵弱此以紀爲主何也彼爲無道加

兵於己必有引咎責躬之事禮義辨諭之文猶不得免焉則亦固其封疆効死以守上訴諸天子下告諸方伯遂率與鄰國之諸侯其必有伸之者矣不如是而憤然與戰豈已亂之道乎同力度德動則相時小國讎大國而幸勝焉禍之始也息伐鄭而亡鄭勝蔡而懼蔡敗楚而滅今紀人不度德不量力不徵辭輕與齊戰而爲之援者弑君之賊篡國之人也不能保其國自此戰始矣

公會鄭伯于曹

或問陳氏曰凡君在喪稱子僖九年宋子二十五年

衛子定四年陳子衛宣未葬則其稱衛侯何不以居喪之禮出也衛朔宋固成三年陳溺襄五年猶踰年也鄭費成四年未踰年亦曰鄭伯甚矣春秋之法苟在喪未踰年不成君是故衛成公不書卒鄭厲曹羈之奔也但書名此亦未踰年也而自稱鄭伯吾從而志之無改焉可也以其不成君則春秋不可以不辨苟繼世矣則春秋弗辨也從而志之徒見其悖禮焉爾

春無冰

或問無冰何以書曰古者藏冰發冰所以節陽氣之

盛也夫陽氣之在天地閒譬猶火之著於物也故當有以解之十二月陽氣蘊伏錮而未發其盛在下則納冰於地中至於二月四陽作蟄蟲起陽始用事則亦始啓冰而廟薦之至於四月陽氣畢達陰氣將絕則冰於是大發食肉之祿老病喪浴冰無不及是以冬無愆陽夏無伏陰春無淒風秋無苦雨雷出不震無災霜雹厲疾不降民不夭札故夫藏冰發冰者此變調之一事也春秋之書無冰不獨志恒暘之異常燠之罰而亦以備暑之無其備也

御廩災乙亥嘗

或問春秋常事不書禘祀烝嘗常事也何以書曰春秋書烝嘗者二惟桓八年兩書烝與此年一書嘗而已蓋春秋常祭凡得時與合禮者皆不書如有事于太廟有事于武宮皆不書祭名所以書者爲事起也惟桓兩書烝嘗書烝則以其黷烝而書也書嘗則以災之餘而書也夏五月而烝秋八月而嘗皆黷祭也

宋人以齊蔡衛陳伐鄭

或問書以之義曰春秋書以者三此年及僖二十六年公以楚師伐齊定四年蔡侯以吳子伐楚是也以前者能左右之而行己意也齊蔡衛陳本無意於伐鄭

而伐鄭者宋以之也楚本無意於伐齊而伐齊者魯以之也吳子本無意於伐楚而伐楚者蔡侯以之也春秋書擅征伐皆惡之而況於以人之兵而伐人之國哉大亂之道也劉單以王猛居於皇則王猛之所以居於皇者劉單以之也尹氏以王子朝奔楚則王子朝之所以奔楚者尹氏以之也此皆非其本意而爲人所以之稱或曰齊桓晉文之用諸侯也不曰以何也曰桓文倡尊周之義而率諸侯以從之用伯討也宋魯蔡挾一己之忿而乞師於他人以用之報私怨也用伯討猶出於人心之所樂從報私怨恃強而

來耳宋人之始出忽而立突也不智其次責賂而無厭也不義其卒以四國之兵伐鄭也不仁不仁也不智也不義也宋之罪可逃哉至於四國從之伐鄭則四國之罪亦可見矣齊方有喪而會伐又其甚者也

鄭突出奔蔡鄭世子忽復歸于鄭

或問君在喪未踰年稱子忽立三月矣何以不稱子而稱名曰此爭國之辭也曹羈雖立而未成君也鄭忽雖立而未成君也未成君者蓋其國人亦未之君也未之君則與突何異焉忽之名與突無異而係忽於鄭則有異焉至於復歸於鄭則稱世子何也曰此

正其爲世子則突之不當立明矣或問諸侯不生名失國則名此年鄭伯突出奔蔡昭二十一年蔡侯朱出奔楚二十二年莒子庚與來奔哀十年邾子益來奔皆名之然案左氏則突之出奔祭仲逐之也沒而不書何也曰書曰鄭伯突出奔蔡則突之自失國也春秋之法苟其道足以失國雖有權臣亦以自致之文書之是故鄭祭仲殺雍糾而突出衛孫林父殺子蟜子伯子皮而衍出燕大夫殺外嬖而欵出書奔而已矣曰鄭忽之出奔衛則見祭仲突之出奔蔡則不見祭仲何也忽之出特祭仲之爲耳非忽罪也是以

見其故突之出非特其臣之罪也突實有國而出於其臣乃其所自取爾故以自奔爲文忽奔不書予而突奔則書伯突之君也久矣而忽之復歸于鄭稱世子何也突雖君而忽世子之位終不絕也忽世子之位不絕則突之不當君明矣忽之奔也名以其未成君也其復歸也稱世子正其爲世子也春秋別嫌明微是非若世子而不得正其名則亂臣賊子得志於天下矣其書復歸何也曰復其位也鄭世子忽復歸于鄭曹伯襄復歸于曹衛侯鄭復歸于鄭皆復其位之稱劉子曰復歸有二義有諸侯之歸有大夫之歸

諸侯歸可言復大夫歸不可言復諸侯世國可以言復大夫不世官不可言復謂可言復而不言復者奪其國之意也不可言復而言復者致其竊取位之意也

鄭伯突入于櫟

或問厲公復國削而不書而獨書入于櫟何也曰胡氏曰

制邑之死號君共城之叛太叔皆莊公之所親戒也今又城櫟而寘子元焉使昭公不立何謀國之誤也衛有蒲戚而立獻公楚有陳蔡不羹而叛棄疾末大

必折有國之害也故夫子行乎季孫曰古者家不藏甲邑無百雉之城遂墮三都以張公室於厲公復國削而不書者若曰旣入于櫟則其國已復矣於以明居重馭輕強幹弱枝以身使臂之義爲天下與來世之鑒也

公會宋公衛侯陳侯于袤伐鄭公會宋公蔡侯衛侯于曹公會宋公衛侯陳侯蔡侯伐鄭或問兩會伐鄭何也曰春秋書會盟會伐會救皆前定之辭也未前定則書會于某而後伐會于某而後盟會于某而後救前定同欲也未前定繼事也袤之

會先會而後伐也左氏以爲謀納厲公或疑宋旣以齊蔡衛陳責賂於突而伐鄭不冝今年又謀納厲公遂謂袤之會曹之會是皆伐突以救忽然以魯桓方與突伐宋亦不冝會宋以伐突春秋諸侯離合不常可勝辨哉今但據其伐鄭二字言之則是時突在櫟忽在鄭則其爲伐忽明矣向也宋因責賂於突而伐之矣今也忽入而突出突出而復入櫟突蓋宋昔時所納者也又安得不助其昔時所納之人哉突之歸于鄭也忽奔于衛而袤之會則衛與焉忽之復歸于鄭突出奔蔡而曹之會則蔡衛與焉衛不應伐忽以

納突則蔡亦不應伐突以救忽春秋諸侯離合之
常可勝辨哉但自是而後忽之事春秋不載亦未嘗
稱其爲君意者自伐鄭之後而突遂有鄭國乎其入
也稱鄭伯突其卒也稱鄭伯突則夫其後與齊侯遇
于垂從齊桓會于鄆所謂鄭伯者即突也左傳載忽
立二年而高渠彌殺太子忽於桓十七年而立子亶
十八年齊殺子亶而立子儀至莊十四年傅瑕殺
儀而納厲公然皆不見於經則未可盡信也王氏曰
突之未出也宋方有所責故嘗伐之突之旣出也宋
懼無所得故求納之始宋不和而公以鄭伐宋及突

已出而公與宋伐鄭向者相戾之深今也相周之固
豈無意而然哉於戲悲夫春秋之世弑逆公行固有
自而然邪蓋以正繼正禮之常也諸侯無所求以亂
易亂國之釁也諸侯有所責故利其亂則幸其危貪
其賂則黨其邪聖人觀其聚散而求其情書其向背
以見其故故自突入櫟公及宋公三會諸侯而再伐
鄭無他賂故也案春秋之初蔡衛凡同會皆序衛上
隱四年蔡衛會伐鄭十年蔡衛會伐戴桓四年蔡衛
從王伐鄭十四年宋人以蔡衛伐鄭今年春蔡衛會
魯宋于曹蔡皆序衛上至於四月之會伐則衛序陳

上蔡又在陳下何也曰先儒以為後至也夫王制諸侯之爵先後固有序矣春秋之時禮制既亡伯者以意之向背為升降諸國以勢之強弱相上下先後浸易其序而名分亂矣

衛侯朝出奔齊

或問奔君書名以其嘗失國也失國而名之者蓋誌其某國君某云爾衛侯朝名鄭伯突名宜也而僖二十八年衛侯出奔楚何以不名襄十有四年衛侯衎出奔齊又何以名曰奔而名者國非其國矣奔而不名者國猶其國也鄭伯突出而世子忽入國固忽之

國也衛侯朝出而公子黔牟立國非朝之國也晉文有憾於衛侯而立叔武叔武辭立而他人立則恐衛侯之不得反也於是已立乎其位而反衛侯是則國猶鄭之國也故其奔也不書名衛侯衎出奔齊而剽已立則是國有二君也故其出奔也名之不然則無以別二君也鄭之出也而叔武立其從會也則稱衛子以見武之未嘗為君也武雖未君而鄭嘗失國也故其入于衛書衛侯鄭以見其嘗失國也衎之出而剽立其從會也則稱衛侯以見剽之篡也剽雖篡而衎之位終未絕也故其入于夷儀也稱衛侯所以正

其爲侯也聖人書法之嚴如此哉若夫魯昭在鄆內無篡立之君則魯昭之位未嘗絕也衛侯鄭在楚而叔武攝事則衛侯鄭之位亦未絕也衛衍在夷儀而剽猶在衛則衍之位猶未正也故剽之弑也稱君而經書衍復歸于衛鄭伯突在櫟而忽浸弱則鄭突之位可以漸正也故忽但稱世子而突稱伯其復歸于鄭也不書聖人之書此也紀其實而已矣

蔡季自陳歸于蔡

或問蔡季不名何也曰突歸于鄭則名之赤歸于曹則名之以其爭國也爭國則名之以別於二君也蔡

季歸于蔡則不名以其非爭國也言不終於爲君也春秋之時篡亂已甚兄弟爭國者有之若突忽之相攻魯桓之弑逆父子之爭國者有之若衛輒之拒商人之弑人倫亂而禮義滅矣蔡季之輕已出外則不利之也其歸也以國人之所嘉而已亦無所利焉卒之終不有其國若季者過人遠矣劉氏曰蔡季之去其國與秦伯之弟鍼無以異秦伯之弟鍼以富懼誅蔡季以賢見疑俱不能安其身而季爲顯矣太子申生知必不免而終不去以逞其父之欲衛公子伋知必見殺而終不忍逃以遂其弟之求行非不難也而

春秋不貴是皆不明於權也使申生衛伋深見輕重之分固負罪引慝超然遠舉必毋陷其父兄有不義之名豈不爲賢哉上爲吳太伯下爲蔡季使人不閒於其父母昆弟之言此閔子之所以稱孝也

葬蔡桓侯

或問葬未有不稱公者而蔡桓獨以侯稱何也曰稱侯正也稱公非正也或謂臣子之於君極其尊而稱之禮也諸侯葬而魯往會從其臣子而稱之亦可謂禮矣然則蔡之稱侯是傳之失也然其實不然周之盛時諸侯薨皆請謚於天子案晉仇卒於平王之時

謚曰文侯以謚加本爵是以知請命於天子也是後周益衰諸侯薨不復請謚於王五等之爵皆稱曰公乃臣下之自謚爾而蔡侯稱侯則知其請謚於天子明矣蓋蔡季之賢知請謚也劉氏曰人多愛其君矣莫能愛君以禮而蔡季行之此賢者之所以異於衆人也胡氏曰孔子疾子路使門人爲臣子曰無臣而爲有臣吾誰欺欺天乎曾子疾革而易簣曰吾得正而斃焉斯已矣故終而必安於正人子不以非所得而加之於父是爲孝人臣不以非所得而加之於君是爲忠極其尊而稱之不正之大者而可以爲禮哉

公會齊侯于濼公與夫人姜氏遂如齊公薨于齊公之喪至自齊葬我君桓公

或問桓公書葬何也曰魯桓弑兄而自立隱有孫桓之志而桓忍弑隱之心偃然居位者十有八年而見弑於姜氏天理亦不僭矣然其所以至此者則夫不夫婦不婦也古人制禮尺寸不敢踰豪髮不敢越者夫豈強拂人之情性而以繁文末節爲尚哉經國家定禍亂而杜未然者也泉水載衛女思歸而不得載馳載許穆夫人歸唁其兄而義不可夫人之適其國父母在則有歸寧旣終則大夫行聘問而已古人之

春秋或問卷第七

莊公

夫人孫于齊

元年

或問夫人何以不氏曰春秋書孫者三此年及閔元年夫人姜氏孫于邾昭二十五年公孫于齊是也凡皆內無所容而出奔也內諱奔故曰孫孫遁也言孫則有孫順之意使若不爲臣子之所逐所以全恩也然此年夫人孫于齊不書姜氏而哀姜之孫于邾則書姜氏至於夫人氏之喪至自齊則又不書姜或者例以爲闕文然以鄙意思之若以是爲闕文則春秋之可以闕文言者固多矣奚獨此哉竊意此年夫人

孫于齊不書姜氏者蓋前年書公與夫人姜氏遂如齊則今年孫于齊者即如齊之姜氏也閔元年夫人氏之喪至自齊蓋前年書夫人姜氏薨于夷則其所謂夫人氏之喪至者即薨于夷之姜氏也此蓋蒙上文而書之若夫夫人孫于邾則上無所見故不得不以姜氏稱也春秋書法固有前目而後凡者則其書夫人書夫人氏者亦此例耳曰然則文姜只書夫人哀姜加之以氏何也曰經書夫人某氏者所以別其爲某氏也如書夫人氏則猶母氏伯氏仲氏之謂爾所謂夫人所謂夫人氏者固通稱也似不宜以此而

別輕重也曰然則文姜哀姜之事固無貶乎曰前書公與夫人姜氏如齊繼書公薨于齊繼書夫人孫于齊則文姜之罪著矣前書公薨繼書夫人姜氏孫于邾則哀姜之罪著矣夫苟有以著文姜之罪則夫婦之義絕矣苟有以著哀姜之罪則母子之義絕矣夫婦之義絕子母之義絕則凡人爾此不待貶絕而自見也曰文姜之會齊侯與其薨其葬皆書夫人姜氏哀姜之葬也亦稱小君則猶魯之夫人也聖人之書此也無異辭毋乃溷於名實乎曰桓雖見弑而莊公之於母也一以夫人之禮事之閔雖見弑而僖公之

於哀姜也一以小君之禮葬之彼且以爲夫人也我可不謂之夫人乎彼且以爲小君也我可不謂之小君乎聖人書法亦紀其實而已矣至於事之得失是非則世必有能辨之者而孔子所書則實錄也然胡氏之說則學者不可不知胡氏曰桓公之弑姜氏與焉爲魯臣子者義不共戴天矣嗣君夫人所出也恩如之何徇私情則害天下之公義舉王法則傷母子之至恩此國論之難斷者也經書夫人孫于齊而恩義之輕重審矣梁人有繼母殺其父者而其子殺之有司欲當以大逆孔季彥曰文姜與弑魯桓春秋去

其姜氏傳謂絕不爲親禮也夫絕不爲親即凡人耳方諸古誼宜以非司寇而擅殺當之不得以逆論也人以爲允故通於春秋然後能權天下之事矣劉氏曰宋襄之母獲罪於君歸其父母之國及襄公即位欲一見之而義不可得作河廣之詩以自悲然宋襄亦不得而致也爲嘗獲罪於先君不可以私廢命也母子至親而不得不絕者義也

單伯送王姬 築王姬之館于外

或問單伯送王姬何也曰天子嫁女於諸侯必使諸侯同姓者主之諸侯嫁女於大夫必使大夫同姓者

主之蓋以天子之尊而與列國議婚姻之好論好則
瀆君臣之分而敬有所不足明分則廢君臣之好而
愛有所不通此所以嫁女納后必使同姓諸侯主之
也主諸侯所以盡愛敬必同姓所以重本支王姬將
下嫁於諸侯必使魯主之蓋周之先以周公懿親爲
之主自此以爲常故魯常主之他公不書而獨莊公
書者二其他常事不書故也莊公有父之喪其讎在
齊義不與共戴天天王不能爲之誅而俾之主婚姻
之禮天王之非可知也莊公在寢苦枕塊之中其義
爲不可受而受之莊公之罪又可知也知其不可而

爲之爲之築館于外亦非也穀梁曰仇讎之人非所
以接婚姻也衰麻非所以接弁冕也知其不可故特
築之於外也此言當矣然單伯或以爲周大夫或以
爲魯大夫以經攷之則魯無單伯也且古姓氏或以
國或以字或以地或以官或以謚或以事或以居齊
魯秦吳則氏以國也孟仲叔季則氏以字也曰留曰
黃地也司馬司徒官也文武成宣之族則氏以謚也
巫乙匠陶之類則氏以事也東門北郭之類則氏以
居也春秋之時在魯則有仲叔季孫之類在晉則有
范欒狐趙之類在齊則有高國鮑晏之類衛之孫甯

宋之華樂未聞有在魯而爲晉之氏族在齊而爲宋衛之族也單伯周之世族也周有單襄公簡公豈有單伯哉諸侯大夫無稱伯者如毛伯召伯凡伯皆王朝之卿士則單伯天子之卿也明矣或疑鄆之盟經書單伯會之于鄆稱單伯會諸侯則單伯爲魯人也猶曰叔孫豹會趙武屈建而已若單伯爲周大夫則應書單伯齊侯會于鄆不得屬會于單伯也又文十四年齊人執單伯十五年單伯至自齊與季孫意如至自齊爲一例不應周大夫而書至自齊也此說似矣然經書單伯會伐宋又書單伯會于鄆謂鄆之會

不得屬會于單伯則單伯會伐宋亦不可乎苟單伯會伐宋而可則單伯會于鄆何爲而不可且宰周公劉子之會皆公會之既書公會則不得不書宰周公劉子會矣此自文體然也至若單伯之至自齊則爲魯故也爲魯故而執於齊則其至也又可以不誌乎然則單伯之爲天子大夫明矣曰然則築王姬之館于外何也曰此魯之臣子以爲義不可以館之於內也且其不知則已夫既知之而乃築之于外誣曰我庶幾得哉若是則不如不知之爲愈也且天王之命魯非也爲魯之臣子者可以辭矣辭之以

居喪可也當是時晉鄭曹衛皆同姓豈獨魯哉亦申其誠請可矣胡氏曰有三年之喪大王於義不當使之主有不共戴天之讎莊公於義不可爲之主築之於外之爲宜不若辭而弗主之爲正也

王使榮叔來錫桓公命

或問王何以不書天曰春秋來錫命者二賜命者一此年及文元年天王使毛伯來錫公命成八年天子使召伯來賜公命是也凡言來錫命曰非禮也穀梁曰禮有受命無來錫命來錫命非正一賜則有加於錫矣然或言王或言天王或言天子杜預孫公皆以

爲王者之通稱非也或者以爲缺文理或然矣說者以爲去天以示貶則失之彼謂春秋皆書大王不應只書王耳春秋不書天者惟此等與文五年王使榮叔歸含且贈三月王使召伯會葬而已爲先儒之說則曰春秋書王必稱天所履者天位也所行者天道也所賞者天命也所刑者天討也今桓公弑君篡國而王不能誅又反錫之命僖公成風妾母也而王使人歸含且贈又使人會葬成其爲夫人使妾並適此二事最大故皆去天以示貶謂其不能奉天也此其說只在拘春秋書天王之例故有此說春秋之作

爲尊王而作也而已自貶天王何以責人乎榮叔歸
含且贈與宰咺來歸仲子之贈一例耳何以不去天
而示貶乎以名冢宰爲貶則榮叔何以不貶乎豈歸
仲子之贈罪在冢宰而不在天王乎又豈歸成風之
含贈罪在天王而不在榮叔乎此其不通也明矣

齊師遷紀邢鄆部

或問書遷之義曰經書遷者十而其義有二焉有強
人而遷之者有自欲遷者若齊遷紀邑宋人遷宿齊
人遷陽此強而遷之也邢遷夷儀衛遷帝丘許遷葉
遷白羽遷于夷遷容城於遷州來此其自欲遷者也

強而遷之者三此獨稱師者豈齊襄恃其兵衆以迫
脅小國而遷其人民故聖人詳而錄之以見其強暴
之甚歟且諸侯之國皆受之於天子其封域有定分
人民有定居強者不可以力併詐者不可以誕取若
紀者豈非受之於天子者邪若受之於天子則齊烏
得而遷之今也至於遷其三邑而無所顧忌則是王
法不存而詐力勝小國烏得不日侵月削以至於亡
也凡書遷與書取異取者取其土地耳未若遷其民
之酷也遷其民則父子兄弟離散而民失其常居矣
恃衆以遷紀之民此聖人所以書師以深疾之歟

夫人姜氏會齊侯于禚

望之

或問姜氏會齊侯聖人備書於冊何也曰此所以發夫人羞惡之心以爲後人之鑒戒也以經攷之夫人姜氏自孫于齊之後此年冬會齊侯于禚禚齊地也四年享齊侯于祝丘祝丘魯地也五年如齊師師則衆在焉七年春會齊侯于防防魯地也冬又會于穀穀齊地也始而會焉繼而享焉享則禮有加矣又繼而如齊師如齊師則無羞恥於衆矣又一歲而再會焉其爲惡益遠矣載馳之詩曰汶水滔滔行人儻儻魯道有蕩齊子遊遨序詩者以爲刺襄公之無禮義

也敝笱之詩曰敝笱在梁其魚唯唯齊子歸止其從如水序詩者以爲惡桓公不能防閑文姜也猗嗟之詩曰猗嗟名兮美目清兮儀既成兮終日射侯不出正兮展我錫兮序詩者以爲刺莊公有威儀技藝而不能防閑其母也夫齊襄之惡人皆知惡之矣而其原則在桓之不能防閑其妻桓之失人亦皆知之矣而莊公之不能以禮防閑其母則世或未之察也善乎趙子之言曰子可以制其母乎夫死從子通乎其下況國君乎君者人臣之主也風教之本也不能正家如正國何若莊公者哀痛以思父誠恭以事母威

刑以篤下車馬僕從莫不俟命夫人徒往乎夫人之往也則公之威命不行而哀感不至耳

溺會齊師伐衛

或問溺何以不氏曰石氏曰溺之不氏說者曰大夫不可以專入邑帥師入邑自無駭始大夫不可以專伐國帥師會諸侯伐鄭自翬始大夫不可以專會諸侯盟會諸侯盟折自柔始春秋之時大夫專會紛紛皆是誅之則不可勝誅誅其始僭而已此其所以不稱族也至於溺會齊師伐衛非始僭也謂其不當黨仇讎以伐同姓也是以去氏以貶之為此說者亦巧

矣然挾之卒也不氏又不知其何以貶之乎宜吾曰春秋之初大夫皆不以氏見也

葬桓王

或問天王崩有書葬者有不書葬者何也曰不書葬者是魯不往會也或曰不書葬者公親會也書葬者公不親會也不言葬者常也言葬非常也夫事孰有大於葬天子而可以不志乎死生終始之際人道之大變豈以是爲常事而不書也然比事而觀則葬諸侯不書公葬天王亦不書公文無異辭則其爲公不親往也明矣文六年使公子遂葬晉侯九年叔孫得

臣葬襄王是均周晉也昭十一年使叔弓葬宋公三年叔弓葬滕侯二十二年叔鞅葬景王是均周宋滕也葬諸侯使卿葬天王亦使卿魯之夷王於諸侯也可知矣蓋猶有甚焉者成五年定王崩不書葬而十年晉侯孺卒公如晉襄二十八年靈王崩不書葬而楚子昭卒公在楚於天王則不葬於諸侯則會之於夷狄則會之何爲者哉春秋諱公之葬晉侯也故書曰公如晉諱公之葬楚康也故書曰公在楚是故春秋不徒志葬也

紀季以鄫入于齊

或問紀季以鄫入齊或曰大夫不得用地公子不得去國君子無避外難紀季皆犯此三者其惡可知也紀之爲國本受之天子雖諸侯不可以其國而與敵況於季爲人弟義當與之同休戚而乃裂其邑以事讎使其勢益孤而無以自存則季之爲也或曰齊爲無道紀侯事之而不得免焉固不忍鬪其民也遂巡有去志紀季由是以鄫入于齊請復五廟以存姑姊妹姑以存宗祀焉其亦可也二說將孰從曰以春秋一書攷之則可見矣春秋之法凡人臣竊地以逃者必書奔如邾庶其以漆間丘來奔莒牟夷以牟婁及

防茲來奔之類是也今季不書奔則非奔也凡臣竊地以自恣者必書叛如晉欒盈入于曲沃以叛是也今季不書叛則非叛也不書奔不書叛而直以鄆入于齊則是以鄆入于齊而求存其宗祀而已尚奚疑哉曰然則比之微子何若曰不類微子之事昔人以爲微子度紂之必亡抱祭器而歸周蓋深覩夫存亡消長之機以求存其宗國其實不然蓋微子紂之庶兄也比于箕子皆宗臣也比于旣安於義之當死箕子則以爲我無臣僕從人之理而詔王子出迪故微子之去所以存宗祀也然所謂去者非謂紂之國未

亡而微子先抱祭器以歸周也出於自靖自獻之心不忍與比干相從於死而懼其後之無以繼也是以去之及武王克商然後面縛銜璧裹紼與櫬而歸周以求存宗國夫豈殷國未亡而先棄宗國以從人乎若紀季之事則紀侯不能下齊又自度不能死守其國故以鄆與季而使之入齊以爲附庸是微子之歸周蓋在於商紂旣亡之後而紀季之入齊亦在於紀侯尚存之時微子之歸周出於理勢之不得不然而紀季之入齊則出於紀侯之命紂未亡而微子遽歸周則微子爲不仁紀侯不能死守其國而紀季不以

鄫入于齊則紀季爲不智故曰紀季之事出於不得已而然耳

周仲

公次于滑

或問書次之法曰有伐而書次者有救而書次者有俟而書次者伐而書次者有整兵謹戰之意遂伐楚次于陘是也救而書次者有緩師畏敵之意次于匡救徐次于聶北救邢是也俟而書次者有無名妄動之意師次于郎以俟陳蔡是也此年次于滑而不言其所以則其所以次者亦無謂矣是將救紀而不能也自齊鄭如紀之後紀之所恃者惟魯而已紀之於

齊有積年之恨魯之於紀有婚姻之好紀之有難魯當救之可也然公之於齊有不共戴天之讎而不能報尚安能謀旣危之紀而存之乎自知其不能而姑欲竊救弱之名以次于滑則亦無謂而已矣書此不能見魯之不能救紀亦以見魯之不能憾齊也

紀侯大去其國

或問紀侯大去其國聖人之書此也罪之乎許之乎曰春秋之際小國介於大國之間日見侵削不幸而如紀之事固難乎爲紀矣滕文公問於孟子曰滕小國也閒於齊楚竭力以事大國則不得免焉如之何

通志堂

則可孟子曰是謀非吾所能及也無已則有一焉鑿斯池也築斯城也與民守之效死勿去又曰昔者大王居邠狄人侵之去之岐山之下居焉邠人從之者如歸市君請擇於斯二者孟子之所以爲滕文公謀者不過此二說而已紀之見偏於齊也使其有大王之德則不以其所以養人者害人委而去之可以爲仁使紀侯明乎世守之道則築城鑿池與民守之效死勿去可以爲義今紀侯未見其有強爲善之實則其仁不足稱也又不能效死而不去則其義不足道也方之大王養人之言則不類比之孟子世守之說

則有愧矣聖人之書此也非罪之也亦非許之也直傷之而已矣紀之可傷則齊可惡矣夫紀之見疾於齊也久矣紀之所以圖免者亦至矣始會于成再來朝將倚魯以爲重也而魯不足倚已而嫁女於王將依天王以爲安也而天王不足依已而會于黃以圖釋齊之憾亦可已矣而齊之貪未止也至襄公時卒遷其三邑之民紀知齊之決不可事也以先君之故而謀以鄙入之亦庶幾稍釋其怒矣而齊之欲未息也三國爲垂之遇是將以兵壓境矣紀侯爲是妻死不暇葬委而去之已去其國而叔姬歸于鄆悲哉國

滅而身不知所存兄弟訣別而骨肉離散沒者以齊故而不及葬生者以齊故而不獲其所歸紀之不幸也甚矣聖人傷紀之不幸則齊之惡可知魯之不足倚也又可知天王之不足依也又可知故書曰紀侯大去其國悼紀也惡齊也病魯也又以病天王也雖然諸侯而去其國非義也

會伐衛王人子突救衛衛侯朔入衛

或問衛侯入于衛何以不言復曰案春秋奔君言復者皆復其本位之辭也是故鄭世子忽復歸於鄭衛侯鄭自楚復歸于衛衛侯衎復歸于衛曹伯襄復歸

于曹皆書復以明其本有而今始復也其或歸不言復者未得國也鄭突入櫟不言復衛侯入于夷儀不言復蓋未能復國也故不言復非未得國也而不言復則非奔君也蔡侯歸蔡陳侯歸陳是也若衛侯朔則嘗有國矣已而出奔今其歸也不書復直曰入而已矣凡書歸皆易辭凡書入皆難辭許叔入許猶有鄭難焉鄭突入櫟猶有忽在焉衛侯入于衛猶有黔牟在焉衛侯入于夷儀猶有剽在焉不然則直書歸而已矣書入而不書復以明朝之不當有國也或曰朔之立出於先君之所命何以不當有國曰以適言

之則伋當立其次則壽朝與宣姜構伋於衛宣公爲之殺伋及壽衛人爲之賦二子乘舟孔子取焉是朝之不當立也明矣朝之不當立也而先君欲立之當是時使其國人安之以爲君爲天王者亦可以治其舊惡而廢之而況國人怨之而不與乎天王因國人之所不與也而命黔牟此固義之正也五國不恤天王之命而欲納朔天王以大義之正而救黔牟爲五國者亦可以退聽矣而五國連兵必欲納朔而後已魯以冬伐衛而秋始至則五國連兵以抗王人也可知五國連兵以抗王人而朔始入衛諸侯之罪可勝

誅哉春秋之初惟桓五年書蔡人衛人陳人從王伐鄭是天王猶能舉征伐之權也惟莊之五年書魯齊宋陳蔡伐衛六年春王人子突救衛是天王猶能執廢置諸侯之權也夫使三國從王伐鄭而鄭服則諸侯無有不臣者矣惟其伐鄭而鄭不服然後王命不行於天下夫使王人子突救衛而黔牟立則諸侯無敢不稟命而自立者矣惟其救衛而朔卒得以自立然後王命並不行於天下春秋之初天王之能舉其政刑者惟有此二事耳而卒止於此然則鄭寤生抗王之罪五國連兵納朔之罪擢髮不足數矣

齊人來歸衛俘

或問左氏經文作俘而三傳皆以爲寶何也曰胡氏謂書稱俘厥寶玉則寶玉亦可謂之俘也然謂之俘則必伐衛之所得謂之寶則必朝以此賂五國也然先書朝入衛而繼書齊人來歸衛寶則必是納朝而得賂無疑四國之會于稷也取郛大鼎五國之納朝也衛寶來歸當時諸侯之罪可知矣或謂說文保字後人從采省文作保古字通用寶或作保保字與俘字相似故誤作俘字耳

師次于郎以俟陳人蔡人甲午治兵夏圍

郕郕降于齊師

或問書次書俟書師還何也曰春秋書用師多矣未有如此之詳者與陳蔡約將有事於鄰國陳蔡未有師期而先出師則輕舉而妄動也師次而俟外援俟之而不至而後治兵則有畏也至夏而後及齊師圍郕則取必於郕也齊魯同圍郕而郕不降魯而降齊則無義而不足以服人也自正月出師至秋而後師還則淹時之久也聖人備而書之重用師之道也案左氏仲慶父請伐齊師莊公不可是國君上將親與圍郕之役也然其次其及其還皆不稱公者重用衆

也春秋正例君將不稱帥師則以君爲重今此不稱公則又以爲重衆何也輕舉大衆妄動久役俟陳蔡而陳蔡不至圍郕而郕不服經三時而後還則無名黷武非義害人未有如此之甚者至是師爲重矣義係於師故不稱公也經未有言師還者今此獨言師還何也曰還者始班師也據經之凡書還者皆去其所往之地而未至國也文十二年公如晉旣盟而歸鄭伯會公于棐書曰公還自晉者言公已離晉而鄭伯會之也故明年始書公至自晉宣十八年公孫歸父如晉還未及國聞君薨而奔書曰歸父還自晉至

笙遂奔齊襄十九年晉士句帥師侵齊未至齊而齊君卒不遂侵焉故書曰聞齊侯卒乃還以知還者皆自彼反此而未至之辭也秋師還言始班師也以見暴師於外歷時之久無功而還也

齊無知弒其君諸兒

或問弒君者連稱管至父而曰無知弒其君何也曰君弒而無知受之則賊不在二子矣是故連稱管至父實弒齊襄公無知與聞故者也而無知受之則無知爲逆首公子棄疾實弒楚靈比與聞故者也而比受之則比爲逆首此可見春秋書法矣胡氏曰僖

公私其母弟異於他弟施及其子衣服禮秩如適此亂本也故於年之來聘特以弟書於無知之弑不稱公孫著其有寵而當國也垂戒之義明矣古者親親與尊賢並行而不相悖故堯親九族必先克明俊德而後九族睦周封同姓必先庸康叔蔡叔而後王室強徒知寵愛親屬而不急於尊賢使爲儀表以明親親之道必有篡弑之禍矣

餘見胡傳

齊人殺無知

或問踰年稱君無知弑君而自立既踰年矣而不以成君書之何也曰正其爲賊也正其爲賊者明以賊

討之也州吁無知是也弑君之賊其見殺也而稱君稱爵者不正其爲賊也不正其爲賊者明不以賊討之也齊商人蔡般是也弑君之賊人人得而討之然而國人以賊名之則春秋亦以賊名之國人不以賊名之則春秋亦不以賊名之據事直書而褒貶之義見矣蔡般之見殺也而稱爵則楚子誘而殺之也非以賊討之也商人之見殺也而稱君則國人既安之以爲君而又殺之也亦非以賊討之也里克之見殺也而亦稱大夫則晉人既視之猶大夫而後殺之也亦非以賊討之也討之不以其賊則聖人亦不以討

賊之辭加之從其實而已矣

春秋或問卷第七

後學 成德 校訂

春秋或問卷第八

莊公

公伐齊納糾齊小白入于齊

九年

或問書納之義曰春秋書納者六昭十二年納北燕伯哀二年納蒯聵宣十一年納公孫寧儀行父文十四年納捷菑僖二十五年納頓子與此年是也凡皆不受而強致之辭蓋二公子各有黨小白之黨在內故公伐齊以納糾然襄公見弒小白奔莒糾奔魯小白與糾皆庶子而小白兄也糾弟也則小白當立糾不當立明矣或曰何以知糾之爲弟而小白之爲兄邪曰以春秋之所書而知之上書納糾而下書齊小

白入于齊以小白而係之齊則小白當有國明矣忽係之鄭則忽當有鄭也突不係鄭突不當立也小白係齊則小白當有齊也糾不稱子糾不當立也羈係之曹羈當有曹也赤不係曹赤不當立也聖人書法之嚴如此哉是故小白糾之長少不必觀之他書觀之春秋足矣孔子稱管仲之功則曰微管仲吾其被髮左衽矣豈若匹夫匹婦之爲諒自經於溝瀆而莫之知也使小白不當立而糾當立則管仲之不死爲非義使糾不當立而小白當立則召忽之死爲傷勇聖人比召忽於自經溝瀆之諒而與管仲可爲之功

則小白糾之長少亦可知矣然公之伐齊納糾也雖欲納之而實未能納也夫納者雖內弗受亦必志於克入而已矣故雖未入國也而至其國焉則書國如楚人納頓子于頓晉人納捷菑于邾是也雖未得國而入於邑焉則書邑如齊高偃納北燕伯于陽晉趙鞅納衛世子蒯聵于戚是也今公之納糾也以國則小白已君以邑則糾不能入所以只言公伐齊納糾而已齊讎國也糾讎子也國可以伐糾可以無納伐齊非以復讎也志於納糾而納糾之義又非能終也終於齊人殺之而已以伐則見敗以納則見殺公之

恥深矣

戰于乾時我師敗績

或問乾時之戰春秋書之不諱其敗何也曰或謂能與讎人戰雖敗亦榮也是以不諱之然以經攷之則其所以伐齊者非爲復讎也爲納糾也使乾時之戰而出於復讎之盛心則此戰爲義戰雖敗聖人不之恥若是而曰能與讎人戰雖敗亦榮可也今其所以與齊戰者非爲復讎也本與齊大夫謀欲納糾旣而伐齊納之而小白已入齊矣公猶不已也遂與之戰是其所以伐齊者本欲納其亡公子以爲德是豈有欲

無事然其倔強之態終莫之弭也幸而未至於陵駕中國而已故終桓公之世只書人齊桓卒而宋襄不克終其伯業孟之會宋楚爭長偃然序楚於陳蔡之上甚者執宋公以伐宋至是而不書楚子謂之何哉聖人蓋有不得已者矣宜申獻捷楚既以是成中國之諸侯而泓之戰宋又不得志自是而後楚日以強向微晉文城濮一戰則楚之主夏盟久矣聖人雖欲勿書其爵勿序於諸侯之上惡得而勿書之哉或者以爲聖人之進夷狄則誤矣

齊師滅譚譚子奔莒

或問諸侯失國常名之譚子何以不名或曰譚本無罪也而齊滅之罪不在譚子也故不名然嘗攷之經則其說有未通者案經諸侯被執以歸者未有不名荆敗蔡師以蔡侯獻舞歸晉滅潞氏以潞子嬰兒歸蔡公孫姓滅沈以沈子嘉歸鄭游速滅許以許男斯歸楚公子結陳公孫佗人滅頓以頓子牂歸晉人執戎蠻子赤歸楚皆名之而楚人滅夔以夔子歸則不名外諸侯之卒未有不名者宋公和卒蔡侯封人卒齊侯小白卒晉侯周卒皆名之其餘莫不名而秦伯薛伯滕子杞子卒則或不名滅而奔者亦名蓋失地

之君也名之欲使後人知其爲某君也如吳滅徐徐子章羽奔楚是也而齊滅譚譚子奔莒不名楚人滅弦弦子奔黃不名狄滅溫溫子奔衛不名由此觀之以歸而書名奔而書名與卒而書名皆一義也其不書者則史失之而聖人不能增之也蓋弦溫譚夔皆小國也國小則其紀載或有未備者矣若夫中國之諸侯則其奔而或名或不名不可以是例論之也執稱曹伯而歸則稱曹伯襄執稱衛侯而歸則稱衛侯鄭衛侯出奔楚不名而歸於衛則名衛侯衍出奔齊名之而衛侯入于夷儀則不名此非紀載之未備也

而或名或不名則有義矣蓋不名則其位未絕名之
所以見其爲失地之君也不名所以正其位而名之
所以別於二君也又與小國之紀載未備者不同矣
或曰譚弦溫子豈非見滅於強國而其位未絕邪曰
徐子章羽亦見滅於強國者也豈其位遽絕邪吾故
曰失國之君必名其不名者皆史失之也

宋大水

或問春秋紀災異惟宋特詳何也曰公羊謂何以書
及我也且宋去魯甚遠雖大水豈能相及苟及魯魯
當自書肯書宋乎穀梁謂爲王者之後紀異則杞亦

于者之後曷爲而不紀邪莊二十年書齊大災豈王
者之後哉杜氏云弔則書昭九年書陳災於時陳已
爲楚所滅則魯何所弔而書之乎黎氏謂春秋詳內
而略外故內災必詳悉而書之而外災則於宋鄭陳
衛或各舉其一二以見列國之異也其說是矣然春
秋於列國之災間一二見而於宋事爲尤詳如雨螽
隕石退鷁之類莫不備書非惟大水而已意者夫子
雖因魯史以作經亦必博採而孔子祖宋得其實
爲尤詳故備錄焉其他則史所書或得其實而後
書之不及聞則否

紀叔姬歸于鄫

或問紀叔姬之歸于鄫或以為娣無歸之理何也曰此殆不攷經之故案經內女之見於經以其遭人倫之變得書者紀叔姬宋共姬之事為尤詳娣不書歸而叔姬得書歸內女不書葬而叔姬得書葬與宋共姬同詳宋共姬之事者以宋共姬之有賢德也詳紀叔姬之事者亦以紀叔姬之有賢德也宋共姬紀叔姬皆吾女遭人倫之變者也而其賢德可稱故其卒其葬皆得書之觀聖人之所書而其賢可知矣紀既亡矣魯為宗國婦人有來歸之義叔姬不歸魯而

歸鄫以紀之五廟在鄫不以紀亡而虧婦道也魯人高其節義是故其歸于鄫其卒其葬史冊悉書夫子存而弗削焉莊四年紀侯去其國至是叔姬始歸于鄫豈紀侯至是而方卒乎

齊侯宋人陳人蔡人邾人會于北杏

或問案春秋惟主兵則序主兵者為首若盟會則序爵如宋齊衛盟于瓦屋宋陳蔡盟于折是也至北杏之會則序齊於宋之上何也曰蓋與齊以伯也城濮之師序晉侯於齊師宋師之上蓋予晉以伯也曹南之盟書曰宋公曹人邾人盟于曹南則齊桓沒而伯

主之權移於宋也辰陵之盟書曰楚子陳侯鄭伯則
晉文沒而伯主之權移於楚也黃池之會書曰公會
晉侯及吳子于黃池則兩伯之辭也故北杏以前諸
侯之盟會皆序爵北杏以後則諸侯之盟會序伯主
爲首北杏以前諸侯有特相會者北杏以後則諸侯
非伯主不會矣北杏之會其至者宋陳蔡邾之大夫
耳至幽之盟則宋陳衛鄭許滑滕之君也又至葵丘
之會則宰周公在會矣然猶未也至於溫之會則天
王實狩焉其盛極矣有北杏之會則有幽之盟有幽
之盟則有葵丘之盟有葵丘之盟則有溫之會矣方

伯圖之未興也列國諸侯更相吞噬閒有若鄭莊齊
僖之流雖能雄長於一時而終未能執伯主之柄天
下紛紛莫之統一亦可歎矣雖然人心猶知有周也
及伯圖之既興也列國諸侯向之紛紛而無統者今
則翕然惟伯主之爲聽下以號令於諸侯上以致天
王之狩一時氣勢聲燄赫奕中國賴以少事然自是
王命浸微矣聖人之於春秋也固未嘗不與伯主之
功而亦未嘗喜伯主之盛據事直書而善惡自見矣
夫以齊桓圖伯之初而列國之至者惟宋陳蔡邾而
宋陳蔡邾之至者僅以大夫而已以此見伯圖之興

雖天下之幸而前乎此 未有此舉今而齊桓一旦驟爲之列國諸侯終有疑焉而未信者使當是時而有王者作其不翕然而歸往乎

公會齊侯盟于柯

或問柯之盟齊及魯平也世讎而平可乎曰胡氏曰始及齊平也世讎而平可乎於傳有之敵惠敵怨不存後嗣魯於襄公有不共戴天之讎當其身則釋怨不復而主王姬狩于禚會伐衛同圍郕納于糾故聖人詳加譏貶以著其忘親之罪今易世矣而桓公始合諸侯安中國攘夷狄尊天下乃欲修怨怒鄰而危

其宗社可謂孝乎故長勺之役專以責魯而柯之盟公與齊侯皆書其爵則以爲釋怨而平可也或稱齊襄復九世之讎而春秋賢之信乎以仲尼所書柯之盟其辭無貶則復九世之讎而春秋賢之者妄矣其諸傳者借襄公事以深罪魯莊當其身而釋怨耶蘇氏曰始及齊平也公羊於此言曹沫手劒劫桓公以反汶陽之田管仲許之要盟可犯而桓公不欺曹子可讎而桓公不怨桓公之信由此著乎天下予以爲此春秋之後好事者之浮說而非其實也魯桓之怨不在桓公曹沫無以發其怒一也使曹沫誠以劫得

三十八
盟如華元子反則春秋要盟不書楚宋之盟書曰宋人及楚人平而不書盟今書公會齊侯盟于柯二也是公羊不足信也魯仲連稱曹子爲魯將三戰三北失地五百里及桓公會諸侯曹子以一劍之任拔桓公之心於壇坫之上三戰所亡一朝而復案長勺之戰莊公始用曹沫以敗齊自是魯未嘗敢戰安得有所謂三戰三敗以兵劫桓公求侵地者乎故仲連亦不足信也

齊陳曹人伐宋單伯會伐宋

或問齊桓之將圖伯也其次于郎則實挾宋師

宋也會于北杏宋實在焉纔一閱歲而會諸侯以伐宋何也曰左氏以爲宋背北杏之會齊請師於周以伐之於理或然春秋之義召盟而後至則曰會盟如僖十九年鄆子會盟于邾是也召伐而後至則稱會伐如隱四年翬帥師會伐及此年單伯會伐宋是也然則單伯之所以會伐者蓋齊請之也齊之所以請師於周者借王命之重以威諸侯也齊桓之興名曰尊王室而北杏之會未幾而宋已背之齊於是請師於周以討之夫會諸侯而名曰尊王室非誠尊王室也不如是無以爲名以會諸侯也討諸侯而必請師

於周非誠尊周也不如是無以為名以威諸侯也春秋書曰齊人陳人曹人伐宋夏單伯會伐宋三國以春伐宋而單伯以夏會之於以見單伯之會伐特出於齊侯之請勉強而從之是以遲遲而後至耳方伯業之未成也故必假王命而行及伯者之令已行則天下不知有王矣雖然齊率諸侯挾王命以伐宋豈誠得宋之罪哉宋有弑君之賊而齊不能討陳納弑君之賊而齊不能正北杏之會姑欲諸侯之從已而已大義所在既已失之則其所謂尊周室攘夷狄安中國者是徒張其虛聲以竊諸侯之權耳實安在哉

前年之會既逸賊而不之討今年之伐無以為名不假王命之重則不足以威天下是齊桓之志也此一役也倘在於北杏未會之前則弑君之賊不接跡於天下矣惜哉

荆入蔡

或問荆入春秋而首入蔡何也曰蔡邇楚之國也每觀荆楚方強而蔡首被其禍未嘗不歎中國之不振旅蠻夷猾夏而莫之制也入春秋以來蔡嘗從王伐鄭則猶修勤王之職也會于鄧盟于折會于曹則猶交諸侯玉帛之好也伐鄭伐衛伐戴則猶同諸侯兵

車之會也自敗莘以來五年兩被荆伐哀侯蒙塵不返而蔡之臣子甘爲楚向齊桓稱伯蔡僅一從北杏之會自是而後伐宋伐鄭兩會于鄆兩盟于幽會于榿蔡皆不與蓋自是折而從楚矣是故召陵加師僅足以得楚人之屈服而不能革蔡人從楚之心齊桓終不得置蔡於盟會也齊桓既沒晉文未興楚成抗衡北方則蔡必預十九年楚盟齊則與蔡俱至二十一年楚會孟則蔡復偕至二十七年楚圍宋則蔡復偕至至於城濮之役楚旣大創蔡始改圖晉之三會龜勉周旋踐土之載書曰晉重耳蔡甲午 在王國

國皆能道之溫之會翟泉之盟猶前志也晉文旣沒而中國之盟會蔡復不與至文十年厥貉之次遂執干戈從楚穆爲窺宋之謀十五年晉卻缺討其不與新城之盟而蔡猶未即晉也成八年晉欒書帥師侵蔡而楚救之晉悼之興列國悚焉以聽命而蔡且安於楚之宇下襄八年鄭欲媚晉而侵蔡獲公子燮而楚復興子囊之師爲蔡讎鄭終悼之世亦不能得蔡於盟會也晉悼沒而楚之役蔡常從之襄二十四年楚伐鄭則書曰楚子蔡侯二十六年楚伐鄭又書曰楚子蔡侯二十七年宋之會昭元年虢之會蔡公

孫歸生實序於列國大夫之上四年申之會書曰楚子蔡侯其再伐吳也又書曰楚子蔡侯是中國諸侯其折而從楚者莫如蔡之先也其堅於事楚者莫如蔡之甚也昭十一年楚虔誘蔡侯般殺之于申矣楚公子棄疾帥師圍蔡矣其冬楚滅蔡執世子有以歸用之矣楚虔既沒而蔡廬復封則蔡之存亡興廢皆宅命於楚而中國安得有之乎蔡朱東國之廢置專以費無極之一言而廢君立君楚之小臣得以制之矣蔡昭抱累世之憾以一裘一佩之微遭三年拘止之辱沈玉璧以絕楚贄愛子以請晉氣憤而情激亦

既轉而從夏矣而召陵之役晉人求貨而辭蔡諸侯侵楚之師不出而楚人圍蔡之師反至栢舉之戰遂使蔡人假手於吳以釋憾楚禍雖深蔡憂未已哀元年楚復圍蔡使蔡人男女以辨疆於江汝之間蔡人傾覆是懼謀徙州來哭墓而遷君臣相殘以及公孫翩之禍迄於春秋之後而蔡終爲楚所并是則中國諸侯之蒙禍於楚亦莫如蔡之甚也是故蔡之五禍皆楚爲之楚文之執獻舞蔡十年無君則蔡之禍一也楚靈之殺蔡般蔡祀將絕則蔡之禍二也楚費無極逐蔡侯朱則蔡之禍三也楚子常拘蔡昭於南郢

則蔡之禍四也楚昭遷蔡於江汝則蔡之禍五也凡此皆楚爲之其從楚最先其事楚最厚而蒙楚之禍最甚蔡之始受禍於楚也其見於經則曰荆敗蔡師以獻舞歸蔡之終受禍於楚也其見於經則曰楚子陳侯隨侯許男圍蔡蔡遷于州來觀蔡人之禍福而中國夷狄之盛衰可觀矣向使當荆敗蔡師荆入蔡之時而齊桓即能救中國以攘夷狄則蔡不折而入於楚矣向使踐土之後晉伯常如文公之盛則蔡必不舍中國而從夷狄矣向使當蔡昭絕楚從晉之時晉之君能守其先緒而不奪於求貨之臣則蔡不至

於假吳以釋憾而卒致州來之遷矣故其始背中國也在於荆入蔡而齊桓不能救其再背中國也在於晉文沒而晉伯不能競其終背中國而歸吳也在於晉伯既衰而不能有蔡也讀春秋者寧不爲是而三歎哉

夫人姜氏如齊

或問夫人姜氏如齊聖人備書於冊惡之也齊桓之賢而亦書夫人如齊何也曰在禮夫人之適異國父母在則歸寧詩之葛覃之稱歸寧父母是也既沒則使卿寧哀二年左傳楚司馬子庚聘于秦爲夫人寧是也齊桓之於文姜兄弟也前此已會齊襄其貶不

待論而見今襄公既沒又如齊焉夫人之失禮甚矣
蓋自襄公既弒不復如齊魯齊之盟于柯甫及二歲
不恤前非復有如齊之舉然齊桓五霸之賢君必能
鑒襄之失而正之以大義焉故夫人至是不復如齊
而如莒矣

宋人齊人邾人伐郕

或問經莊五年郕黎來來朝公羊曰小邾婁也杜氏
曰附庸國其後數從齊桓尊周室王命以爲小邾子
則郕蓋出於邾也此年三國伐郕杜注云附庸屬
而叛故齊爲之伐郕 曰石氏以爲郕有一郕

黎來乃是小邾國而三國伐郕乃宋之附庸郕有二
也不知是否

宋人齊人衛人伐鄭

或問北杏之會先書齊 而此年伐鄭與伐郕則先
宋何也曰伐郕伐鄭凡以爲宋也石氏曰春秋之法
會盟先主會征伐先主此年先宋 與伐郕之義同
杜預於此特發例曰班 上下以國之大小爲次范
甯同之蓋春秋會盟有以侯而先公者有以男而先
伯者衛居陳上而齊桓既伯則後陳蔡居陳下而昭
公以前則先衛鄭大國也而後紀滑小國也而先滕

考斯志也豈特以國之小大爲之次哉亦以見周衰禮籍之亡諸侯皆以強弱相制班爵上下不以先王之舊法而先後進退皆出於主會之臨時隱公之初滕薛爭長魯人長滕黃池之會吳晉爭先諸侯先晉皐鼬之會子魚一言衛復蔡上澶淵之會良霄先至鄭處宋先如此之類皆非周舊聖人一切因其實而書之以見諸侯之縱恣而王制之敗壞也夫豈純在於國之大小哉乃若虞晉滅下陽先書虞於宋之會先書晉又皆以示義也

同盟于幽

或問書同盟之義曰案經書盟者一百十二而書同盟者十有六莊十六年幽二十七年幽文十四年新城宣十二年清丘十七年斷道成五年蟲牢七年馬陵九年蒲十五年成十七年柯陵十八年虛打襄三年雞澤九年戲十一年亳城北二十五年重丘昭十三年平丘是也公羊曰同盟者何同欲也穀梁曰同外楚也愚嘗以意推之竊謂盟而書同固出於諸侯之同欲無可疑者以經攷之齊桓之盟惟再盟于幽皆書同若葵丘牡丘之會則不書同晉文踐土翟泉之盟則不書同至於趙盾新城之盟而後書同自是

尚云
而後不書同者寡矣蓋齊桓爲幽之盟實在荆入蔡
伐鄭之後中國諸侯同於懼楚倚桓以爲重故兩盟
于幽皆書同焉若葵丘踐土之盟則桓文之盛也主
是盟者蓋出於桓文之意而諸侯從之故不書同晉
文卒而楚益強新城之盟同於懼楚自是而後楚日
以強中國之伯業日以不振故凡中國諸侯之相與
盟會者皆倚晉以爲重凡皆諸侯之所同欲也惟澶
淵之盟不書同則平齊晉也皐鼬之盟不書同則劉
子不與盟也故有以主是盟則不書同是桓文主伯
之盛也二幽之盟而書同則桓公伯業未盛之時新

城以後皆書同則晉伯業漸衰之際凡書同者衆欲
之也衆欲則猶未純乎專主盟也說者以爲必嘗有
異而後書同如左氏所謂鄭成陳鄭服之類是也然
兩會于鄆亦服異也而何以不書同邪或謂殷見曰
同同盟之禮蓋天子之禮而齊桓竊之故書曰同然
以新城之盟趙盾實主之則以大夫而僭天子之禮
疑亦未至是也吾故曰同盟者同欲也雖然初盟于
幽不書公再盟而後書公何也曰是春秋之變文也
舉天下而聽命於一邦古未有是而齊首爲之魯君
爲是遲遲而不之往北杏之會魯不之從齊爲是盟

于柯以懷魯伐宋之師王臣實來而魯不之會再會于鄆宋衛陳鄭皆至而魯不之會魯東方之望國而周公之祚嗣也齊不得魯終不可以合諸侯而魯之君臣猶守先王禮文之舊以爲古未有是也是以遲遲焉而不往至於幽之盟則諸侯皆來而魯亦不得以不往矣雖然猶有諱也至於再會于幽則亦不之諱矣荆楚戎狄肆行而莫之制不有齊桓倡義以爲諸侯主其誰能治之魯之君臣雖欲勿從焉得而勿從之哉是故挾天子以令諸侯桓文之義春秋之所不予也主夏盟以制夷狄桓文之功春秋之所不棄也

